

留歐艷情錄

留欧艳情录

陈辟邪 原著 王 朴 整理

海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留欧艳情录

陈辟邪 原著 王 朴 整理

※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8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52 1/32 印张：12.5 字数：380000

印数：15000

标准书号：ISBN 7-80541-647-8 / I·160

定 价：4.50 元

作者自序

书，
没有善与不善的界限，
只有美与不美的区别。

——O. 王尔德

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曾在他的《陶林格雷之像》一书的序文里说道：“书没有善与不善的界限，只有美与不美的区别。”

善的书不见得都是美的，不善的书也不见得都是不美的。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惟一的要素便是美。小说是文学的一种其唯一的要素也是美；善与不善，尚在其次。

这部小说的主旨，不是在劝人为善，更不是诱人以不善。我只把要写的事和写得出的事，赤裸裸地写出来。这是美，还是不美，我自己不能说。

我写这部小说的起因，还是在许多年前。那时我在德国柏林，花花絮絮，耳闻目击，却不甚少。当时便想把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写成一部小说，兴冲冲的成了两回，便没有耐心再继续下去。回到中国，人事倥偬更无暇作此类文字，但是此心耿耿，往往有续成全书的念头。后来那两回旧作给《商报》馆里的都良君看见了，便怂恿我在《商报》上发表。发表以后，受了读者的督促，不得不继续下去，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便成了这部书。

本书中的人名和事实，都是向壁构造，子虚乌有，读者幸勿猜测。若有相同的名或吻合的事，也不要以为我有意宣布他人的秘密。因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吻合的事，在所难免。我固不屑替他人暴露秘密，又何必招惹自己宣扬别人隐私的恶名呢。至于书中的地名和风俗习惯，不敢丝毫假借，以昭翔

实。

项连生说得好：“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自己原晓得这部书不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但总还可以借此消遣消遣。我做着玩玩，无非是遣有涯之生。读者公馀之暇，读这部书玩玩，也无非遣有涯之生罢了。

著者自识。

开场白：风流的城市

世界上风流繁华的都会，第一要算巴黎，那是人人知道的。历史上艺术上，巴黎都占了世界重要的地位。巴黎附近有两座皇宫，一个叫做枫丹白露，一个叫做凡尔赛，是法国历代帝王寻欢作乐之所；革命以后，依旧保存着，任人游览。一九一八年欧战告终后的条约，就是在凡尔赛签字的。这两座皇宫，建筑的堂皇富丽，景物的清静幽雅，是不消说了。就是巴黎城中，凭着天然的风光，衬着人工的名胜古迹，于繁华中带着灵秀之气。罗浮宫是世界收藏最富的古物陈列所。巴黎圣母院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高矗云霄，从顶望下，巴黎全景历历在目。再望远些，还隐隐看得见英法交界的海峡。塞纳河碧涟涟的水衬着两岸苍翠的树，横着白石的桥。到了夜间，万家灯火倒映水里，如同水晶宫一般。若是月白风清之夕，驾了游艇，带着女友，在幽静的河上……真使人流连忘返了。

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更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每年从各国来留学的，多得不可计数。对于要领略风流情趣的人来说，巴黎更是无奇不有，无美不臻。大剧场的建筑和布置，世界无论那一个都不能与之相比。其余的戏院，也是矜巧炫能，引人入胜。还有大旅馆咧，跳舞场咧，咖啡馆咧，跑马厅咧，都是风流之场，销金之窟。

至于巴黎的妇女，更是世界第一的风流，争妍斗丽，穷奢极欲，是她们的特性。一套时装花上几万法郎，也不是什么希罕的事。那班风流妇女，每天除了看戏、跳舞、宴会、茶话以外，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便在大街上或是白兰林及香榭里榭一带散步。无论丑的美的，老的少的，一个个都打扮得妖妖娆娆，流波送媚，花枝招展，临风欲倒的样子，真是令人又怜又爱。一阵阵衣上的香水味儿，身上的香粉气儿，因风吹送到人们鼻

目 录

作者自序	1
开场白：风流的城市	1
1. 应子固和白朗夫人	1
2. 舞场一夜	8
3. 赵秋生出洋	16
4. 大闹烟花院	24
5. 多情汉遭逐	33
6. 西洋景	43
7. 列车上的悲剧	51
8. 萍水相逢	58
9. 妙龄女郎	66
10. 吃醋	76
11. 春宵探病	84
12. 姊妹争风	92
13. 风流寡妇	103
14. 虚惊	113
15. 浴室	121
16. 课室作情场	132
17. 夜总会	139
18. 所谓“勤工俭学”	148
19. 大闹使馆	160
20. 妙手空空	168
21. 弄假成真	178
22. 郎情似水	190
23. 募捐行骗	200

24. 咖啡馆的诗会	210
25. 蓝胡子	219
26. 天网恢恢	227
27. 化妆舞会	235
28. 通宵	250
29. 月光下	259
30. 如愿	272
31. 追悼会	283
32. 蒙铁卡罗的赌场	296
33. 一客二主	307
34. 贪欢染病	319
35. 欲走柏林	331
36. 邮局里的痴心汉	342
37. 失恋	353
38. 走为上计	363
39. 窗前的黑影	375
40. 断肠人在天涯	383

1. 应子固和白朗夫人

在民国初年，中国学生到法国去留学的，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可是近年来，人数更见加多了。虽然也有到法国小镇去就学的，但麇集于巴黎的，却占多数。就中有一个叫应子固的，还是民国二年由华来法，在巴黎足足勾留了十年。他学的是国际公法，一向在巴黎大学研究，虽是十年读书，学位还不曾博得一个。好在子固不希罕文凭，依旧在大学里挂名上课，却一星期总有六七天不到校。大学教员没有多大空闲去查问他，他总算每年报效大学一笔学费罢了。

原来子固原籍湖南长沙，少年时也曾参加革命运动。后来民国政府晓得青年人不易对付，便派了几个激烈分子到欧美去留学，国内便省却许多是非。子固那年是二十四岁，他的老子早已去世，家中只有个五十余岁的老母，同一个已嫁守寡的妹子。子固也曾娶过妻，却早已死了，后来奔走国事，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宗旨，一向不曾续娶。他的老母抱孙心切，几番催着他，他总是敷衍着。现在又要远渡重洋，一别数年，头白的老母心里，如何不恋恋舍不得呢。究竟应老太太素来旷达，又不能阻挡儿子奋发的精神，便硬着心一口子答应下来。子固不免安慰一番，又叮嘱他的寡妹小心侍奉，匆匆的束装走了。

子固初到法国，着实用心研究，官费按期寄到，经济也颇宽裕。后来法国的人地渐渐熟了，静极思动，不时到咖啡馆、跳舞场去消遣无聊的时光，因此认识了许多朋友。子固人既漂亮，衣饰又讲究，外交手腕又灵活，不久便在巴黎留学界中出了些名。子固又不时到各处上流社会的什么茶话会，跳舞会，聚餐会去交际，于是巴黎交际场中也就有了应子固这一个人物。子固觉得书本中的理论太枯涩无味，也就乐此不疲，把从前的雄心壮志渐渐消磨，一古脑儿丢向爪哇国里去了。那时国内闹得天翻地覆，

他也丝毫不在心上，可是他的经济便大大受了打击。起先官费二三月一领，后来竟半年一发，还是七折八扣，子固便不得不写信问家中要钱。他的家境本非富裕，加以国内连年闹着乱子，收入也迥不如前，子固屡次写信去要，便不能有求必应，于是十分拮据，天天闹着饥荒。可是他的交际一天多似一天，他不愿在交际界里丢脸，便在巴黎几个要好的朋友处挪借着。那几个朋友是自费生，他们境况自较官费生稍为宽裕，经不得子固几次三番去借，借了又不偿还，也渐渐心与力违了。子固不得已老着脸面向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借钱，起先还择素有交情的启口，后来竟不择人而借。中国学生看在同胞二字面上，不得不略事应酬，也有十法郎的，也有五法郎的。子固到那时也不能以菲薄为嫌，只得谢了一声，拿着就走。可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看看十一月底又将到了，房金已有三四月未付，本约在本月底一齐付清的。世界上最不义最不容易惹的便是房东。当初子固有钱的时候，房东把子固抬得天般高，子固也不时把糖果，丝巾，送她的儿女；后来子固渐渐蹙脚了，房东便现着不尴不尬的神气，有时还要指桑骂槐的奚落子固。子固也只好忍着气，一句不响。前几月的房金，子固托言家中汇款未到，汇到后答应加利奉还。房东闻得利息二字，又看看子固的行李山积，些微数目大概不致损失，便也应允了，却逼着子固写了一张欠单，方才无事。其实子固的行李虚有其表，内容早已变卖的变卖，典质的典质了。所剩余下的，只有日常应用的几件衣服，几本翻过数页的书籍罢了。

子固那天早起，先摸了摸衣袋，只有二个法郎七十生丁。肚子觉得饿了，便匆匆盥洗，收拾一番，到了一个小咖啡馆里，吃了一杯咖啡和一块面包，却已去了八十生丁。看看余剩的不到二个法郎，不由得心里着急起来，但是吃了早点没吸根香烟，觉着十二分不舒适。外国的香烟嫌太贵，法国的香烟嫌太无味，踌躇了一回，便给了咖啡馆主人二十生丁，买了支起码雪茄，一面擦着洋火，一面走出了门。方转念着到个朋友家里去借几个法郎，救一救今日的急，忽迎面来了个大汉，子固不提防却与那大汉撞了个满怀。子固心里正不自在，便欲发作几句，睁眼一看，不是别个，却是他的同乡姓钱的钱涵之，不由倒退一步，忙着放下笑脸打招呼。

钱涵之见是子固，却哼了一声，子固便缩做一团，更听得那钱涵之高声说道：“子固，你借我的钱怎样了。”子固陪着笑低声说道：“涵之兄，承你

的情，几次三番周济我，我非常感激。我也晓得老兄近来的境况，也是寅年吃空卯年的，本当早日归还，无如官费既领不到，自费又接济不着，……”

子固方欲往下再说时，钱涵之抢着大声说道：“你也不必向我装穷了，官费领不到，大家都知道的，自费接济不着，谁人没有个困难之处，我都不来怪你，却怪你有这许多钱天天酒食微逐着。昨天晚上，我到你的寓里。房东说你往克立治饭店跳舞去了，今天口里又啣着雪茄，却声声口口说没有钱，谁来信你呢？老实对你说罢，欠人家的钱，一个是一个，两个是两个，断不是一辈子装穷可以搪塞过去的。”子固只是低声陪笑着。

钱涵之说完了，子固便说道：“涵之兄误会了，昨晚我不曾去跳舞，原是骗骗房东，胡乱说了一句，现在口里的雪茄，原为省几个钱，才买着吸的。涵之兄，你几曾见着我吸这种蹩脚的雪茄来。我委实没有钱，倾了囊，还不到二个法郎呢，不信我拿出来给你看。”说时真个把手放到口袋里去取。涵之也晓得子固近来穷得走头无路，克立治跳舞，实是扯谎；法国香烟，因是政府专卖，外国烟进口税很重，所以外国烟比法国烟贵得几倍，可是法国烟的烟味儿实在凶恶得利害，还是吸着臭气喷人的雪茄好得多哩。

当下涵之心里虽已原谅子固，口里却不得不挺硬着，便扯了子固的手道：“谁希罕看你的钱呢，你没有钱，我也不能向糠粃里打油的。你有钱的时候，再不要这样浪费着，把欠人家的钱放些在心上，那就好了。”子固听涵之的语气和缓了些，面色也和霁了些，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下了，忙不住的說道：“那个自然，请涵之兄放心罢，我前月里已写信到敝世伯谭道润省长那里，托他运动一个省官费。若是得了允准，先把欠老兄的那笔款项如数归还便了。”涵之明知子固掉的是枪花，也不说什么，便点点头走了。

子固见钱涵之走了，便拔脚想去找个朋友，一面想一面走着。钱涵之的那厮，和自己的交情并不薄弱，当他初到法国的时候，我瞧着同乡的面上，十分照应他，就是有时他经济不灵，也着实帮过他的忙，现在他见我蹩脚了，又欠了他二三百个法郎，居然搭起架子，给我一顿教训，其合着古人说的“世人接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了。想到这里，便把方才要到朋友家去告贷的一个念头打消，赌着气走到圣拉石车站，买张晨报，方欲披着瞧时，忽走近了一个妇人，操着英语问子固道：“先生懂得英语么？”

子固曾念过几年英文于普通会话尚能领会得，后又在英国旅行了半年，所以当时掀了掀帽，说声懂得。那妇人便笑嘻嘻的道：“那是好极了，不晓得先生可有工夫替我翻译几句。”子固一面听着妇人说话，一面却细细打量着，见那妇人约有三十左右年纪，披了件獭皮大衣，提了只银子钱袋，徐娘风韵，倒还有几分动人之处，当时便连说使得使得。

原来那妇人刚从纽约而来，要在巴黎找个亲戚，打算先住旅馆耽搁几天，一时不晓得旅馆所在，同汽车夫说了半天，你英我法，弄得莫明其妙。子固替那妇人一一翻译了，那车夫便问哪个旅馆呢，子固问了妇人，那妇人道：“我第一次到巴黎，还懂得什么呢？请先生介绍一个上等的旅馆罢。”子固晓得美国人都是有钱的，便说了大陆饭店。那妇人听了喜道：“原来此地也有大陆饭店，那些侍者想都能说英语。”子固道：“在巴黎外国人很多，英语是世界最通行的语言，上等旅馆的侍者差不多个个能说英语。”妇人道：“那更好了。”说着谢了子固一声，便欲上车而去，子固便抽出一张名片递给那妇人道：“女士人地生疏，或者有需用鄙人之处，鄙人当惟力是视。我的地址电话都印在名片上面，女士若需鄙人时，打个电话便了，好在我学校里博士考试已经完毕，终日在家的。”

那妇人见子固一番美意，又听是个未来博士，不禁暗暗钦佩，便把名片接了过去，瞧了瞧道：“原来先生是个中国人，怪不得这样和蔼可亲，我当初还冒昧认先生是日本人呢。”子固谦逊了几句，接着道：“出门靠朋友，况且同是天涯作客，自当帮忙的。”那妇人道：“但也是应先生的一片热肠。应先生此时有暇，何妨就陪我到旅馆去一趟，说不定还有许多借重的地方呢。”子固连说岂敢，便让那妇人先上了车，自己也一跃而登。小件行李，车夫早已放在车里，子固对车夫把手一挥，说了声大陆饭店，便风驰电掣般的去了。

不多时，汽车到了大陆饭店，早有旅馆里守门的来开车门，一见了子固，便脱了帽，恭恭敬敬的说了声“先生早安”。子固点了点头，说道：“你把行李送入帐房里去，叫帐房先生开发了车钱。”一面伸手在衣袋里摸下一个法郎给那守门的。那守门的谢了一声，把行李拿着走了。那妇人方欲在钱袋里取钱，子固忙拦住道：“车钱我已叫帐房付在我的帐上了，亲自解付着，车夫嫌多嫌少，怪讨厌的。”

话未说完，一个留着须穿着晨礼服的中年法国人已迎上前来，那妇人

晓得是旅馆的帐房了。子固同那帐房原是认识的，便轻轻的说了几句，那帐房满脸堆着笑，引二人走入里面。子固请他开个上等房间，那帐房问是一只床的还是两只床的，子固说是一只床的，说着不免望着那妇人一笑。那妇人却被子固笑得莫明其妙，问又不便问，只得罢了。

那帐房引着乘了电梯，到四层楼，就有个侍者来开房间的门。那妇人走入里面，见是一间小小的会客室，朝西的有两个小门，一个门是通卧室的，一个门是通浴室的，陈设都非常完美，便连说甚好。问了间房金，却是八十法郎一天，那妇人道：“八十法郎不是还不到八元美金么？真便宜哩，若在纽约，出了十五元钱一天，恐怕也没有这样精致宽大的房间呢。”那帐房见已定下了房间，便笑嘻嘻的退了出去。接着侍者把行李送入房间，眼看着子固，立着不动。子固情知那侍者要讨小费了，可是身边只有几十个生丁，拿了出去，反要遭那侍者的白眼。正在忐忑之际，那妇人也看出了那侍者站着的意思，便开了钱囊，检出一张五个法郎的赏给那侍者。子固趁势嚷着：“我有着呢。”那妇人笑道：“今天已多劳了应先生，哪有再教应先生破钞的理。”子固又复谦逊了几句。

那妇人忽然笑道：“我真疏忽极了，我同应先生说了半天话，还没有告诉你姓名和来由呢，请应先生不要见笑。”子固道：“说哪里话。”那妇人先请子固坐了，然后也挨着子固坐下说道：“我姓白朗，纽约人，这次我来找表姊的。表姊嫁了个法国人叫培克的，在巴黎经商，家却住在枫丹白露。我昨天船到了哈佛尔，曾打一个电报，教表姊车站来接。今早我候了半天，却没见她的影迹。”子固道：“恐是令表姊没有接着电报罢。”白朗夫人道：“我也这样想呢。今天还想再打一个电报给她，教她知道我已住在这里了。”子固道：“正当这样办。”白朗夫人就请子固替她拟个法文电报。

子固应命拟着电报，一面说道：“其实英文也可使得。”接着又道：“此后我称你白朗夫人呢，还是白朗小姐呢？”白朗夫人道：“任你叫着罢。”子固微微一笑，瞥了白朗夫人一眼。那白朗夫人的颊上不禁起了一层红云，搭讪着道：“明后天同你说罢，现在叫我白朗夫人就是了。”

话方说完，外面叩着门，走进方才出去的那个帐房，拿着一张纸，请白朗夫人填写姓名履历。白朗夫人一一写了，却对子固笑道：“他若是早进来一刻，也省得你夫人小姐的问了。”子固也笑了笑，便将拟好的电报交给帐房立刻去发，那帐房便应命而去了。

白朗夫人同子固又谈了一回，子固便欲告辞，白朗夫人留住道：“我今天想在此地请应先生吃中饭，应先生可肯赏光？”子固道：“夫人初到，如何便先做起主人来？让我先请了罢，也教我稍尽地主之谊。”白朗夫人摇着头道：“那不行，那不行。”子固笑着道：“这样罢，今天让我先做个东，下次再扰夫人的，还不是一样么？”白朗夫人道：“请客有什么先后，我既先说了，还是让我先请的好。今天晚上我也懒得去逛，不客气，扰一顿应先生的晚餐何如？”子固也顺水推舟的答应了，可是想到晚上请客问题，不禁心慌意乱起来。那白朗夫人见子固已答应了，喜着伸出细手，和子固握了握道：“如此一言为定罢。”说着对子固横眸一笑，子固也笑了笑。

白朗夫人道：“我还有一件小事烦你呢。”子固忙问何事，白朗夫人道：“我在哈佛尔换来的法郎将要用完了，今天还想到美国运通银行去换几百元呢。”子固道：“这个容易，现在我就同你一块儿去罢。”白朗夫人道：“吃了中饭去罢。”子固道：“吃中饭还早呢。”说着便把左腕看了一眼，说了声喔唷，白朗夫人忙问何故。子固微微一笑道：“不打紧的，一个白金的手表不在腕上，大约早上忘记系上了。”白朗夫人道：“此时将近十一点钟了。”子固道：“我们上午去罢，下午敝国领事说有要事和我商量，我不得不在家里候他，实在讨厌得很。”白朗夫人听子固说下午有事，便道：“我们就此去罢，运通银行就在大剧场后面，离大陆饭店并不甚远。”子固便扶着白朗夫人步行，一忽儿便到了。白朗夫人取出一本旅行支票簿，检了五张一百元的，签了字，验了护照，领了法郎，遂同子固回旅馆来了。

子固见白朗夫人一换便是五百美金，身上又是珠光宝气，闪烁逼人，心中暗暗歆羡。白朗夫人进了房门，便对子固说：“请宽坐一息。”自己却移步走入浴室去了。过了些时才出来，子固见她已换了一身衣服，面上也薄薄施了一层脂粉。白朗夫人见子固向她上下打量，笑了笑溜着子固一眼，说道：“我们到餐厅去罢。”子固站了起来。让白朗夫人先走，随手关上了房门，把钥匙交给了白朗夫人。乘着电梯下去，到了餐厅，自有侍者招待。白朗夫人把菜单瞧了瞧，见都有英文注释着，便问子固喜吃那几种菜。子固让白朗夫人先点，白朗夫人随便说了几种，子固也教照样做着。侍者一面听他们说，一面拿着纸笔一一记了，问可要酒。子固问了白朗夫人，白朗夫人道：“我不喝酒的，拿瓶矿质水来罢。”子固却不客气，吩咐侍者拿了瓶小瓶白葡萄酒，一封三炮台烟。侍者应着，不一时送上。

子固拿了支烟，擦了根火柴，送至白朗夫人面前。白朗夫人道了声谢，便在钱袋里取出一只金镶烟嘴，将烟轻轻插入，吸着。子固这才自己也燃了一支，又斟了一杯酒，递给白朗夫人。白朗夫人笑着摇了摇头，说声：“多谢，我委实不喝酒呢。”子固道：“真的吗？夫人已离了美国，难道还遵守着贵国禁酒的法律吗？”白朗夫人笑了笑也不说甚么，子固自己斟了杯酒，将那杯酒提着，把白朗夫人的碰了一碰，说了句祝夫人健康。夫人也把杯子提起，说了句也祝先生健康。子固喝了口，白朗夫人却不沾唇。子固道：“贵国的法律真是令人不解，酒这种东西又何必禁呢。”白朗夫人道：“我不喝酒，并不是服从法律不喝的，实是不能喝而不喝的。其实禁酒也有禁酒的好处，饮酒过量的人，大则戕身，小则乱性，这条法律还是我们妇女立的呢。敝国女权膨胀，先生谅也知道，可是男子们吃了酒，便任性妄为。妇女见男子有了酒性，不便与他发作，便忍了口气。后来欧战告终的时候，有禁酒的提议，我们妇女本有参政权的，便全体赞成。虽是男子们也有反对的，赞成的却占了多数，便把议案通过了。现在据统计学家报告，我们国民的身体、道德、经济种种，比未禁酒以前提高得许多了，那不是禁酒的利益吗？”

子固道：“那恐怕不见得罢。我有个朋友，曾在美国住了许久，对我说美国的禁酒，法律上是勾饮不许入口，实际上却饮者自饮，就是当今总统议员们，也不免在夜间人静之际，浅斟低酌一番。纽约许多大富翁的地窖中所藏的佳酿，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我的朋友说，将来陈年的好酒，推美国的为最。还有工人们每天做了许多的事，自然要借着酒的兴奋剂来振作一番精神。可是平常的酒又买不到，就是买得到，工人们也买不起，不得已便把酒精和了水饮着。因为酒精是化学及工艺用品，政府是许卖的。可是饮酒精的人往往戕身丧心，若没有禁酒这条法律，其害恐不至于此罢。”白朗夫人道：“先生所论，却也不错，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又何必一一讨论它呢。”一会子二人菜已吃完，侍者拿上帐单，白朗夫人签了字，又赏了侍者二十个法郎。白朗夫人先站了起来，子固见了，赶着立起，把白朗夫人的椅子一移，白朗夫人说了声谢谢，便并行出来。

那时来吃饭的人，陆陆续续，一对对的渐渐多起来了，也有见着子固点头为礼的，也有过来和子固握手问好的，引得白朗夫人猜不出子固是哪一种人物。

出了餐厅的门，子固送了白朗夫人上电梯，便对白朗夫人道：“今晚的约，请夫人不要忘了。八时左右，我亲自来邀你罢。”白朗夫人道：“今天多蒙照拂，晚上又累破费，心里实在不安。却之不恭，我便在此地候你便了。”一面便伸出手来与子固握别。子固鞠了个躬，乘着电梯下来，到了衣帽室里，取了衣帽，侍者忙过来把衣服替子固披上。子固原想赏他几个法郎，今天囊空如洗，只得受侍者背后一声骂了。饶是这样，子固却装着忘怀似的，扬长出门去了。

2. 舞场一夜

应子固刚才出门，摸了摸衣袋，忽然说声哎呀，慌得那守门的跑上来问讯。子固蹙着眉，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什么。”守门的听说，也就走开，干他的职务去了。究竟子固何故大惊小怪呢，说来却也可笑，原来子固同白朗夫人在中餐的时候，叫侍者送上一封三炮台香烟。除敬了白朗夫人一支，自己吸了一支以外，其除的还剩下。后来吃完了饭，白朗夫人起身，瞧也不瞧，就此走开。子固原想袖了以归，以供不时之需，可是白朗夫人两目睽睽的瞧着自己，却不好意思贪这些小便宜，只得伴着白朗夫人出来，还想再入食堂里去取。不道和白朗夫人说了一阵，便把那念念不忘的一封香烟忘记了，此时烟瘾又到，两袋又空空的，也无怪他十分懊恼，被那守门的一问，觉得不好意思为了区区一封香烟，再入旅馆问侍者去要，便低着头连呼可惜可惜，幸喜早晨吸剩的雪茄，尚塞在大衣袋里，便擦着火柴吸了。

他的寓所离大陆饭店却是很远，坐车罢，几个生丁实在不够，只得委曲了两条腿，慢慢的走着。一路想从前时候，进出哪一回不是汽车，有时还包了全天，香烟雪茄也是最上等的，现在啣了支蹙脚雪茄，在街上蹒跚步行，不禁兴了今昔之感，长长的叹了口气。

好容易到了寓所，已是汗流气喘。踏进房门，却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子固慌忙拿来一念，知道周文藻来过了，他还带了个姓赵的同来，说是要请子固作个引导，领略巴黎的繁华，因遇不到子固，所以留着字条走了，还约着明天再来访他，请他不要出去。子固一则乏了，二则心里正不自在，念完了，便把字条向桌上一撂，自己倒在沙发上躺着，冷笑